



[读|品|感] 微型小说系列  
DUPINGAN WEIXING XIAOSHUO XILIE

[下卷]



《微型小说选刊》精华本

WEIXING  
XIAOSHUO  
300  
PIAN

微型小说  
300篇

李春林 郑允钦 / 主编  
吴金 / 选评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读|品|感] 微型小说系列  
DUPINGAN WEIXING XIAOSHUO XILIE

[下卷]



《微型小说选刊》精华本

WEIXING  
XIAOSHUO  
300  
PIAN

微型小说  
300篇

李春林 郑允钦 / 主编  
吴金 / 选评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型小说三百篇/李春林、郑允钦主编.—2版.—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3

ISBN 978-7-80647-078-7

I. 微… II. ①李…②郑…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1989 号

---

书 名：微型小说三百篇

主 编：李春林 郑允钦

选 评：吴 金等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787mm×960mm1/16

印 张：30

字 数：64 万

版 次：2010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定 价：59.8 元（全二册）

书 号：ISBN 978-7-80647-078-7

---

邮政编码：330008

电话号码：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秀秀与根娃 .....	茨 园	1
红嘴儿 .....	欧湘林	2
黑山坳秘事 .....	王建平	4
偷瓜 .....	于心亮	5
这辈子·下辈子 .....	涂 晓	7
霜降 .....	符浩勇	9
发财 .....	盘文波	10

### 沉思篇

雁的悲剧 .....	中杰英	11
岳跛子 .....	叶大春	13
最准确的回答 .....	许 行	14
一步棋 .....	许 行	15
狒狒 .....	侯德云	17
小村出了个女秘书 .....	侯德云	19
一串墨点 .....	高海涛	20
上帝对地球人的最后一次谈话 .....	毛志成	21
僧面佛面 .....	沈祖连	24
人与猴 .....	魏金树	26
路 .....	莫 美	27
邪树 .....	何葆国	28
爷爷·孙子 .....	赵文强	30
脚步声 .....	陶继森	31

### 家庭内外

万先生与方女士 .....	戴 涛	33
床 .....	陈永林	35
生活中的细节 .....	忆 湧	37
家殇 .....	陈永林	39



木匠的儿子 .....	程世伟	41
一个男孩生命的最后两小时 .....	钱 岩	42
先发制人 .....	吴金良	44
刺猬 .....	小 山	45
抻面条 .....	许 行	47
1976年7月28日 .....	袁炳发	48
天意 .....	唐炳良	50
鞋架 .....	魏金树	52
男人相信眼泪 .....	袁炳发	53
鱼儿 .....	陆颖墨	55
补偿 .....	司玉笙	57
暗号 .....	王奎山	58

### 带刺玫瑰

慰问 .....	林荣芝	59
狗 .....	刘国芳	60
奇怪 .....	于德北	62
病 .....	杨崇德	64
致观音大士书 .....	仄 平	65
神奇的饭单 .....	邵宝健	66
倒置 .....	张记书	67
狗风波 .....	刘国祥	69
知识分子身份 .....	边 鼓	70
三人行 .....	莫 美	71
听壁 .....	于伯生	72
打怕 .....	喊 雷	73
求佛 .....	生晓清	75
会议中心的奇迹 .....	韩 英	76
钥匙 .....	喊 雷	77
项链 .....	吴若增	79
蝗灾补遗 .....	程天保	80
生意 .....	刘 卫	82
麦芽儿青青 .....	徐社文	84
意见箱 .....	肖 兵	85

### 幻想星空

得天独厚的星球 .....	郑允钦	87
夜店 .....	钟子美	88



延缓生命 .....	何开文	89
------------	-----	----

## 校园春秋

桥之过 .....	俞凤斌	90
血债 .....	曹德权	92
小站歌声 .....	修祥明	93
文具盒 .....	司玉笙	94
“柿把儿”老师 .....	赵广存	96
后台 .....	关宏	97
麻花辫 .....	丁建涛	98

## 人生旅途

命运敲门声 .....	何葆国	99
高等教育 .....	司玉笙	101
绝境 .....	白小易	103
回归 .....	程习武	104
棋道 .....	李政群	106
寻找证明 .....	凌鼎年	107
故事一种 .....	刘卫	108
悔 .....	王保伦	109
乔 .....	晓君	110
剪报 .....	戴涛	112
女人 .....	邓耀华	113
亮光 .....	兰小宁	114

## 荒诞世界

错变 .....	司玉笙	117
奴才驾到 .....	生晚清	118
人腿进化成轮子 .....	沙黉农	120
配套 .....	魏金树	122
上帝发的答卷 .....	何文玉	124
夜遇 .....	张桂生	125
著名看门人 .....	唐俑	127

## 人与人

客厅里的爆炸 .....	白小易	128
扯淡 .....	侯德云	130
此一时 彼一时 .....	凌鼎年	131



夏夜之风 .....	国 庠	133
拯救 .....	谢志强	135
试 .....	绿 穗	136
搓背 .....	王继和	137

## 历史伟奇

延安旧事 .....	尹全生	139
匪类(三题) .....	雪 宇	141
奸细 .....	孙方友	143
贞节坊 .....	于心亮	144

## 国外珍品

生命的五个恩赐 .....	[美]马克·吐温	146
在钉子上 .....	[俄]契诃夫	148
“诺曼底”号遇难记 .....	[法]雨果	150
玛莎 .....	[俄]屠格涅夫	153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	[美]欧·亨利	154
二十年以后 .....	[美]欧·亨利	155
汽车等着的时候 .....	[美]欧·亨利	157
古堡的秘密 .....	[美]凯瑟琳·邓拉	159
三封电报 .....	[美]佚名	161
花园里的独角兽 .....	[美]詹姆斯·瑟伯	162
惶惶不可终日 .....	[美]乔·尼科尔	163
父母心 .....	[日]川端康成	164
沼泽地 .....	[日]芥川龙之介	165
现场作戏 .....	[日]古贺准二	167
特技 .....	[日]星新一	168
给 S 夫人的报告 .....	[日]星新一	170
好险 .....	[日]星新一	172
吻别孩子 吻别马尼拉 .....	[新加坡]黄孟文	173
永远的均势 .....	[新加坡]黄孟文	175
洋女孩 .....	[新加坡]黄孟文	176
爱情侦探 .....	[新加坡]林 高	178
编造一则日记 .....	[新加坡]林 高	180
回乡魂 .....	[新加坡]连 秀	181
梯子 .....	[新加坡]周 燊	182
幸福出售 .....	[新加坡]南 子	184
水灯变奏曲 .....	[泰国]司马攻	185



发情 .....	[马来西亚]朵 拉	187
彩票 .....	[德]沃尔夫冈·哈尔姆	188
出走的女人 .....	[俄]普罗特尼科娃	189
他们要学狗叫 .....	[匈牙利]米克沙特·卡尔曼	191
再会 .....	[日本]阿刀田高	192
程序控制的丈夫 .....	[前南斯拉夫]伊·布德洛	194
我青年中年老年的征婚广告 .....	[以色列]盖利赫·萨赫诺维奇	195
我是一只实验室老鼠 .....	[美]亨特·佩雷特	197
差别 .....	[德]布鲁德·克里斯蒂安森	198
界河 .....	[希腊]安东尼斯·萨马拉基斯	199
约会 .....	[美]S·L基履	201
初恋 .....	[前苏联]尼斯塔尔琴科	202
在柏林 .....	[美]奥莱尔	203
扔掉可惜 .....	[日]齐藤肇	204
发生在一小时内的故事 .....	[美]凯特·乔宾	206
灰 .....	[前苏联]米·明中	208
前妻 .....	[前苏联]鲍里斯·克拉夫琴柯	209

## 港台之窗

红灯 .....	罗燕如	211
妖娆女乘客 .....	爱 亚	212
回家 .....	爱 亚	213
打电话 .....	爱 亚	214
会变金色的鸽子 .....	张至璋	216
两个女人 .....	张至璋	217
永远的蝴蝶 .....	陈启佑	219
制服 .....	陈克华	220
樟脑 .....	陈克华	221
异类的接触 .....	余心乐	222
特别的丈夫 .....	苦 苓	224
送一轮明月 .....	林清玄	226
最后的秘密 .....	东 瑞	226
当铺 .....	深 雪	228
上釉的心情 .....	罗 英	230
跋 .....	郑允钦	231





## 秀秀与根娃

茨 园

时间一天大过去，秀秀发辫上不再扎白布条了。娘家哥又来接她，可她一瞥见公公婆婆泪漉漉和小叔子菜根苦兮兮的样子，就不忍……于是，菜根上地时总要扛上两把农具，走近她，冲她笑，问她：“嫂，我上地，你去不？”秀秀也说不准为啥，手里活再忙，她都会撂下，拢拢头发，爽快地应着，默默跟着他，出村，上路，朝半里外的责任田走……

村邻们望着他俩吃吃地笑。偶尔，也嘀嘀咕咕。后来，一出村，菜根再不喊“一起走呗，嫂”，只是埋头在前面走。秀秀在后面勾头跟着。有时，秀秀想和他说些什么，可菜根就像长了后眼似的总让她撵不上……

“二弟，看上谁了？嫂给你说去。”眼看着和菜根同岁的小伙结婚的结婚，抱娃的抱娃，秀秀忍不住背地里激他。

菜根闷闷地不置可否，却又凄惶不已……

腊月间农闲，一家人没事儿就围在一起剥花生，喝“高粱大曲”。三杯酒下肚，秀秀脸红润润的，喊菜根的乳名：“根娃……”

公公婆婆相顾苦笑，撂筷子，回里屋。

“根娃……”秀秀脸更红了，又喊。

“天不早了，嫂。”菜根说着，喝一大杯酒，塞一满嘴花生，起身回屋……

第二天，公公婆婆满村找不见菜根的影子，秀秀却在自己的枕边发现了一张“我外出挣钱……”的纸条。

第一年，媒人们说穿了秀秀的耳朵，可秀秀只是听听，笑笑。被絮叨急了，秀秀就说句“公公婆婆咋办？”气得媒人扭头就走。村里“老寿星”玄爷知道了，老泪盈眶，硬让儿子们抬着找秀秀大谈民国初年他寡娘的贞节牌坊如何如何排场以及怎样怎样荫及子孙……

第二年，替秀秀提亲的人少了，可秀秀眼角的鱼尾丝却多了。家里的镜子也被秀秀摔的摔，藏的藏。晚上，秀秀却又忍不住借灯光看自己在墙上的影儿……

第三年腊月的一个夜晚，门外的小花狗先是一阵狂吠，接着又发出亲眼的呜呜声。秀秀被惊醒了，支棱着耳朵听：轻轻的脚步……没有了，但接着，又有拨门闩的声音！

“谁?!”秀秀害怕了，喊。

“我，嫂。”拨门闩的声音停了。

是菜根。黑暗中，菜根打开拎在手中的皮箱，拉住秀秀的手，让她摸皮箱里一叠叠的钱，喘息着，头一回喊秀秀的名字：“秀秀，这钱够咱花一辈子的，快收拾收拾趁黑跟我走吧……”

蓦然，秀秀觉得别扭极了，胸间憋得难过不堪。她抽回手，猛地拽开门，使劲操了菜根一把，冷冷地说：“要走你自家走，我可不敢败坏你家门风！”

“秀秀……嫂，求你了，跟我走吧，总不能让人说我拾俺哥的……”根娃哑暗着在门外



低声乞求。但回答他的只是秀秀愈来愈扼制不住的嚎啕……

没几天，秀秀改嫁了——光光亮亮嫁给了邻村一个残了一条腿的光棍汉。

(载《微型小说选刊》1990. 6期)

**【点评】** “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们看。”这是关于创作悲剧作品的经典教义。

《秀秀和根娃》前半部用大量篇幅叙述了秀秀的美和贤，又记叙了小叔子爱嫂子的一片真情。当这种反叛封建礼教情爱发展到如痴如醉的寡居“第三年”时，文势的累积正步步紧“逼”读者的心。这时，文笔陡转，根娃为旧观念所束缚，不敢娶寡嫂为妻，棒打鸳鸯各自飞，一对本该很般配的爱情鸟，被驱逐出了伊甸园。

作品不仅文字优美，而且深含哲理：秀秀和根娃不毁于他人，而毁于自我；不毁于外力，而毁于观念。小叔子娶寡嫂，只要是真情所至，本来他们可以活给自己看，而不是活给别人看。由此引伸开来看，任何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真正的阻碍来自自我。

(吴金)

## 红 嘴 儿

欧湘林

小镇远离闹市，晚上还点着原始的桐油灯。古朴的小镇人日子过得很平静，牛老病死，婚丧嫁娶，一切都依着老一辈的法子办，老人都活到七老八十的，一点也不比城里人阳寿短。

小镇三四十户人家百十来口人，开了些店铺，专门收购山货，然后让城里人买走，如木耳、蘑菇、茶油、山果、蛇皮、药材之类。每月逢三六九的赶场日子就是小镇人的节日，在这些天里，小镇人的口袋里就会装满票子，这是小镇人的骄傲。

小镇人的骄傲是靠小镇有一条河通大江，有一条南北大道连着四里八乡，小镇人因此很满足。可小镇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平静的日子却给一个从城里来的女人给扰乱了。

那是去年秋天，小镇人惊奇地看到镇子上来了一个收购药材的女子。女人也像爷们一样跑生意？小镇人感到好奇奇怪。但见这女人三十来岁，不但人长得漂亮，还涂了口红画了眉眼。尽管小镇上的老人看不顺眼，但年轻人的眼光却被她吸了过去，特别是姑娘们觉得新鲜。这天，那个收购药材的女人看中了何老二家的货就留下来回何老二谈生意，当晚同何老二家闺女睡，第二天就雇了船将何老二家中的所有药材都买走了。临走时把一盒口红忘在了房里。

何老二的闺女叫桂桂。桂桂胆小，拿了那女人的口红不敢往唇上抹，就找了几个小姐妹商量。几个小姐妹认为不抹白不抹，但不能像那个女人那样抹成猴屁眼，那太艳太打眼，只能淡淡地抹点。于是，几个小姐妹就怂恿胆大的冬芸先抹了，淡淡的像天生的红嘴儿一般，冬芸一下就显得比以前水灵多了。一高兴，几个鬼丫头就拉了冬芸往有人的地方走，开始也



没太引人注意。第二天，终于有人说话了：嗨！这闺女出落得花儿朵儿似的了。冬芸听了心里像灌了蜜。

可是有一天，冬芸和小姐妹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差点哭了起来，说建国欺侮她，搂着她亲嘴儿，那会儿差点把她憋死。鬼丫头们听了一个个哈哈大笑起来，肚子都笑痛了，谁都知道建国是冬芸的对象，就住在下河村，他们年底就结婚。那天冬芸抹了口红去看建国还不是诚心送上门去的？

几天后，小镇上的鬼丫头们几乎在一天之内都成了红嘴儿，只是淡淡的更撩逗人。老人们想管一管，但管不住，骂过几次后就泄气了。因为当他们认真地打量了一会自己的宝贝女儿后，又确实觉得那淡淡的红嘴唇儿比原先那没血色的白嘴唇儿要好看得多，而且又不妖不媚的，也就只好不再吭声了。

随着红嘴儿的招摇过镇，小镇上跟着又出现了粉脸画眉，这都是那个收购药材的女人第二次来小镇时带进来销售的，好会赚钱的女人！

到了夏天的时候，小镇上的鬼丫头们中又出现了健美裤（老人们叫它巴皮裤）和短裙子（老人们叫它露腿围子），冬芸的上衣领口开得好低，隐隐约约看得见乳峰间那条沟儿……

唉，一切都在变，都受了城里人的影响啊！这世界是年轻人的，老人们叹息一阵后也没法子了。但他们又不得不在打瞌睡的时候，从眼缝里瞄一眼那些追赶城市文明的姑娘们。

（载《微型小说选刊》1997. 11期）

**【点评】** 这篇小说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作者用现实主义的眼光，表现了中国农村小镇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观念、行为方式的转变。小说有价值的描写，是那些老人们在新的观念的撞击下，心灵深处的守旧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最终接受了新的生活。

这篇小说最突出的特色是，它在单一的情节链中形成了两个内核：一个是由一群“鬼丫头们”在对美的追求中冲破老一辈的阻力带来了小镇的变化；另一个是塑造了一位具有商业头脑和懂得商业技巧，非常精明的女商人形象。采用“草蛇灰线”法，设置了“暗伏”、“遥应”，从而对以后的情节发展，不致感到突然。你看当“收购药材的女人”出现时，小镇人感到怀疑，“女人也像爷们一样跑生意？”这是一“伏”（伏笔）。而“收购药材的女人”看中了何老二家的货，当晚同何老二家闺女睡……临走时把一盒口红忘在了房里。这又是一个暗伏。忘带走口红这么一个小东西，是完全可能的，读者也绝不会意识到这个细节是个“暗伏”，只把它当作引起“鬼丫头们”追求美的引子和小镇变化的“导火索”。为实现这种“暗伏”，小说横云断山地撇开“收购药材的女人”不谈，只谈“鬼丫头们”的种种好奇和行为，只谈老人们看不顺眼，甚至还引出冬芸和对象的一段趣事，来显示小镇的种种保守（这也预示了小镇是个潜伏着的化妆品、时装“市场”）。当“小镇的鬼丫头们”的变化完成后（“几乎在一天之内都成了个红嘴儿，只是淡淡的更撩逗人”），小说把笔墨再荡回来，一句“好会赚钱的女人！”和“小镇上跟着又出现了粉脸画眉，这都是那个收购药材的女人第二次来小镇时带进来销售的”，“遥应”了上文的“女人也像爷们一样跑生意？”和“临走时把一盒口红忘在了房里”这两个“暗伏”。这时，读者才恍然大悟。

（江之永）



## 黑山坳秘事

王建平

虽说过去不少年了，这个故事还想再说说。

——题记

这地场真见鬼，家家屋里都能走出些个傻不愣钝的主。

前些年来了位阴阳先生，说黑山头上有只石鸡在作祟。愤怒的村民劈了石鸡。可是，傻子却有增无减。过了几年，来了位师婆子，说村前的潭里藏了条蜈蚣精。人们恳请她在一方石磨上划上一符，沉入水底，将毒物压住。然而，傻子的队伍依然发旺。

村里为数不多的精明人困惑了。

青年珉从外埠学医回来，看出问题的端倪，说傻子多是近亲结婚所致。顿时，就有人握紧老拳，冷眼打量着珉脖子上吃饭的家伙，“蒲鞋贴地拖，表妹嫁表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何致于就和傻子有关。珉的解释轻而易举地失去市场。他不服。

改天，他想开个会，苦于喊不动人。村口榕树上的那口对付过“皇军”的大钟已经锈死了。他只得一家家跑。费尽口舌，村人还是不懂他所谓的“椅床（遗传）”“燃尸体（染色体）”。珉被激怒，十分粗暴简单地说，反正近亲是不能同房的。众人不为所动。他们中的一些天才，举出一些有力的例子，牛们做那事，难保不遇表亲，但落下的崽依然健壮。于是，惶惑的反而是珉了。

过些日子，有人在一个有雾的早晨证实，珉所以没傻，得力于他母亲的首次不贞。乡亲们没看清这人的脸，却记下这飘忽不定的声音。“难怪出此怪论了……”珉受到前所未有的睥睨。眼看呆不下去了，只好收拾原本就很冷清的医铺子，离开了黑山坳。

珉出走的当晚，村里的精英们聚在一起，夸张地皱起眉头，思索着黑山坳的出路。有人建议用上面的扶贫款子造一座山神庙，还有人建议出去访求降妖祛邪的能人。两种方案都为村里的头面人物首肯。

庙造好了。派出去的人也陆续回来了。最后一个回来的人说，很远的一个村落，有个手段非凡的巫师。村里的人物们打点一番，匆匆上路。

一路风尘，终于到巫师的法坛。隔着厚重的帘子，他们和死去久远的亲人絮语，和天界诸神对话。一切都证明了巫师的伟大。可是，待看到真面目时，众人又诧异了。怎么会是众叛亲离的珉呢？众人急欲转身，却被叫住。先前黑山坳的后生说起一个迷人的故事：那日出得村子，便被一道霞光摄去。原来太乙真人酒后作法，错将他拿去，又于酩酊中传授九九八十一道法术……众人将信将疑，便去查证，果然神化。回头再看珉，言语、神情俱非昔时模样。于是便有人怀疑巫师是珉的真实性，但细心的人分明看到巫师耳后的硕痣。珉，这是珉的标志。噢，这后生大概真的脱胎换骨了。得到解释后，大家极为赧然地提出自己的要求。

珉跟着黑山坳的汉子们回去了。村人接受了作为巫师的珉，宽宏大量地不提先前的事。而获取新生的珉也没令他们失望。那些红红绿绿的瑶池花粉经他比划两下，拿回家一吃就能



轻易去除一些病痛。珉的门户终日为红女白婆填塞，再不像先前那般清冷……

暮春三月，珉沐浴更衣，斋戒一句，要消除村民心中最大的块垒。择定时辰，珉燃香一炷插入香鼎，然后面对观音圣像，忝行一叩三拜首礼。众人凝神屏息看他在烟雾缭绕中唇吻翕辟。忽然，一阵风起，空中飘下一段黄帕。上面画着九座山峰，一只公鸡和一只蜈蚣。没等众人发问，珉已道出个中玄机：黑山坳的先民开罪过阎王。阎王一气之下将正于公堂争头的公鸡和蜈蚣投胎坳中。于是，这地场的男女从此犯冲起来，结合后就要生出许多傻子来。哦，村人恍然大悟。接着便追问那九座山峰的含义。“良缘需过九重山”。珉没头没脑丢下一句后转身走开……

从此，黑山坳的未婚青年便翻过九重山去觅自己的良缘。果然，生下的后代个个顶龙。珉也在九重山外的地方寻了个婆娘。日子过得倒也舒心，但这婆娘险些无意中断送了珉作为巫师的前程。在一个无聊的黄昏，她向别人透露：珉治病的花粉其实是用县里买来的药丸碾成的。

幸亏，黑山坳的人不相信她的鬼话。

（载《微型小说选刊》1991.4期）

**【点评】** 黑山坳“傻子村”出了个读医学院的珉。珉的故事是两次向迷信愚昧宣战，第一回败下阵来，第二次获胜而归。

作品在构思的技巧上，先是实而虚之，写珉实实在在地宣传科学，反被一句“得力于他母亲的首次不贞”的流言所击溃。后是虚而实之，“珉”已不复存在，变成了一个带着傩面具装神弄鬼的巫师，先用碾粉的药末“赚”了无数病人，再用“过九重山选亲方可避邪”的鬼话又“赚”了近亲结婚的青年。情节出神入化，大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来之笔，引人入胜。

小说以闹剧结束，却留下沉重的思考：信巫不信医，由来已久；造庙不造学堂，沿习千年。所以，作者在题记中不得不多说一句题外话：“虽说过去不少年了，这个故事还想再说说，”为什么要再说说，因为黑山坳的庙并未拆除。

（吴金）

## 偷瓜

于心亮

李善才种瓜。瓜好，惹眼。就有人来偷，不是大人，是毛头娃崽。一群，为首是铁蛋。

李善才就看瓜。看不住，不愣神，那边瓜自己动。再一瞧，是一圆脑袋，便发声喊跳起来撵。圆脑袋逃开。回转身，这边早有几个娃崽抱着大西瓜跑远了。

李善才很头疼，便去告大人。大人管一管，娃崽就愈作践瓜田，李善才就更头疼。

没治，只有瞪大眼睛瞧，把狗也牵来。娃崽与狗有交情，几天下来，狗老远就朝娃崽摇



尾巴。李善才就气，就打，狗就汪汪哀叫。娃崽也叫：你有啥本事，打狗。李善才说这是我的狗。就更打。娃崽便更偷瓜。

李善才不敢打狗了。只是骂。娃崽老远啃着瓜拍手笑。

以往娃崽偷瓜就啃，气李善才。近来娃崽偷了瓜抱着就走，往村里去，李善才就奇怪。

寻思：娃崽是决计不敢把瓜偷回家，大人会揍死他们。但他们确是回村了。

耐不住，李善才就偷躲在娃崽后面，远远跟进村。

矮脖柳那儿有两间草房。破，孤零。娃崽们抱着瓜躲进去。李善才在外面听着。

“三奶奶，善才叔让俺们送瓜给您吃。”娃崽们说。

娃崽还说：“三奶奶，善才叔说这几天忙不开，过些天来看您。”

有含混声音应着。李善才知道是三奶奶的声音，泪便流下来。

李善才不知自己怎样扑进屋子跪倒在三奶奶跟前。他喊：娘哇，我混！

娃崽帮忙把三奶奶搬进李善才的大瓦房里，李善才请他们啃西瓜。

李善才说：想吃瓜就来瓜田，管够！

娃崽们就笑，一小口一小口吃西瓜，脸竟红起来。

吃了一块，娃崽们就停下来。互相看。

李善才说：咋的？

娃崽们说：不咋的。

李善才便再说：那不吃？

娃崽挠头笑。铁蛋说：瓜不甜哩！

李善才一愣，也笑：好好，去吧。

娃崽又来偷瓜。李善才草帽遮着脸，躺在窝棚里睡。

睡了几次，竟不再见那些娃崽。李善才便又奇怪。一次遇见铁蛋，就拽住问。

铁蛋起先不说，后来经不住就说了，你老是睡觉。李善才一愣，愣完了依旧哈哈笑。

脚边傍着狗，手里攥着棒子，李善才威风凛凛站在瓜田里。老远瞧见一圆脑袋便喊一声：“呔！昆小子！”发起脚来撵，地踩得咚咚响。

行路人经过瓜田边，说：“善才你地边的瓜侍弄得比地中的好。”李善才说：“那敢情是。”

（载《微型小说选刊》1996. 24期）

**【点评】** 当李善才发觉一伙偷瓜的混小子后，他十分震怒。他按照一个农民的方式来治这班贼。小说一开头就有趣、有戏、抓人，主人公们在一片碧绿的瓜田里扮演着滑稽的偷瓜游戏。

然而，大出读者意外，真正的混小子不是贼，而是李善才自己。

如此一个主题：一个瓜农意识到了精神文明课题。先是他忘了娘，娘吃了一个瓜不也损八九元么！再是与乡邻为敌，放养恶犬。联想到报端披露，竟有农民在瓜田李下违法装上电网的？东方农民的淳朴民风会不会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一泻无遗呢？偷瓜“贼”给李善才上了一课，他由震怒转而悲哀羞愧和觉醒。



这一灵魂的升腾是通过路人的嘴说：“善才你地边的瓜侍弄得比地中的好。”李善才说：“那敢情是。”他第一次感到了与乡邻为友是那么美好。这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地边的瓜侍弄得比地中的好”的农民，他迈出的这一步真不容易，让读者一同领会到了一幅多么美的瓜田图景。

这篇文章在语言的运用上也颇得微型小说语言的要领。叙述及人物语言特别注意包含潜台词并兼有动作性。唯有这种简练的语言才能在千字文中处理如此大的转折。如“打狗”一节，写道：“没治，只有瞪大眼睛瞧，把狗也牵来。娃崽与狗有交情（妙语），几天下来，狗老远就朝娃崽摇尾巴。李善才就气，就打，狗就汪汪哀叫。娃崽也叫：你有啥本事，打狗。李善才说这是我的狗（妙语）。就更打。娃崽便更偷瓜”。这种调侃的描绘，把一个落后瓜农自负自私的神态写得活起来了。

（吴金）

## 这辈子·下辈子

涂晓

一大早女人就吓醒了。女人在梦中看见男人把自己摺在床上，然后恶狠狠地扑过来。裤带是绞成的死疙瘩，男人解不开，就用嘴去咬。拉扯中，那两个人又回来了，递给男人一把狞笑的菜刀。裤带横裂为两段耀眼的红线。女人一捂眼睛，醒了。

女人坐起身，看男人正站在床前盯着自己。红线，男人充满血丝的眼睛。

“这就走吗？”女人小心问。

“嗯。”

“4000块钱，你不后悔？”

“嗯。”

“真……不后悔？”

男人不吭声了。男人看女人收拾好东西，就要过包袱背在自己身上。女人在前，男人在后。

“碰见人怎么说？”女人问。

“就说我送你回娘家。”

山沟沟被挤得瘦瘦的，水喘着白气，费劲巴力地向外流，出了大山，远远地抛出一块路牌。女人在跟前站住了，等男人；男人赶上来也站住了，望女人。

“到路口了，你回去吧。”

“嗯。”男人把包交给女人，“里面有20块钱，回家路上花。”

“借的！”女人很肯定。

“嗯。”

“我不要。”

“那哪成？”



“不要!”女人感觉眼角酸涩涩的。

“拿着!!”

女人看男人一夜间竟苍老了许多,想哭。

“天还早,要不,咱们就先那个,算偿债!”

“你不愿意。”

“愿意。”

“不愿意!!”

女人看男人发火,不吭声了。女人把包袱背在自己身上。

“下辈子再嫁给你。”

“嗯。”

“你一定等我!”

“嗯!”

道路踩老了,憔悴得直不起身段。女人走了一程,回头看男人还影影绰绰地立在那里,女人赶紧低头,跌跌撞撞地向前又跑。再回头看时,大山已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女人擦把汗,仔细认了认路,朝城市方向走去。走了不一会儿,女人又停了下来。女人这才意识到自己是要搭车回家。可自己就是从城市那边的山里逃出来的,回去还干什么?女人不明白,那两个人说好的能给自己在城里找个活干,怎么又把自己带到了这边的山里?女人想去找那两个人,可女人又害怕:那两个人会不会把自己再卖到别的山里?女人这样犹疑着,脚不由自主往回移。

六月,早晨的太阳已很有威力,路牌牌闪闪地晃人的眼,却不见了男人。

“回去了?”女人爬上山顶,四下地望,满眼都是山。

“没地方去了。”女人失望地朝悬崖边一步一步挨去。

突然,女人看见悬崖边的巨石后蹲着一个人,头埋得很深很深,扎进两膝间。女人吓了一跳,走过去。那人听见背后的脚步声,慢慢回头。

“你……怎么又回来了?”男人问。

女人没有回答。“你干什么?”

“我想下辈子,先等你。”

“不用了,这辈子,你就等上我了。”女人轻轻叹了一口气。

从山上下来。男人在前,女人在后。

“碰见人怎么说?”男人问。

“就说我和你送那两个娘家人回家。”

再次经过路牌前,男人和女人都站住了。男人女人都不识牌牌上的字,但他们心里又都困惑:两个画得一模一样的箭头,为什么指向山里这边的日子总是过不好呢!?

(载《微型小说选刊》1994. 12期)

**【点评】** 这篇写实的小说好在立意清新。

一个农民他这辈子用金钱和绳索捆绑住了一个婚姻,他后悔了;他决心下辈子不再用金





钱和绳索去捆绑一个婚姻。

大团圆的结局，是作者不忍心让这个农民等到下辈子，因为，作为文化人的作家懂得，人是没有下辈子的。作品反映现实生活有深度，所叙述的故事给人一种苍凉的美感。

(吴金)

## 霜 降

符浩勇

霜降还未过完，寒风就早早地来到远山的皱褶里，吹在四英岭下人家的心上。

事出有因：一年前当兵去的亚荣在一次拉练中不幸殉身，才过去一月，而他生前的未婚妻秋妹的身子却有孕三个月了。

四英岭下人家在久远的年月里，历来以拥军优属著称，沿袭下来的一条古老而固执的规矩，在方圆千百户人家中颇有口碑：当兵的人家受到想当然的礼待，可在岭下人家中挑一名称心的女子订婚；被订婚的女子贞心相守、等待当兵的退伍完婚。

秋妹的肚子日甚一日圆鼓起来，是哪个吃了豹子胆，竟偷吃禁果……

每天，太阳总缓缓地升起，又急急地落，夜好长好黑，恹恹的日子里，仿佛有什么灾祸来临……

前日，部队来人了，每家都抽人去问话。问话的内容是，调查亚荣是否回过村？亚荣当兵未曾探过家，可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疑点。有人还说，部队在镇上拉练时，亚荣一夜没有归队。村人都矢口否认亚荣回村过，但秋妹隆起的小腹，却又成为亚荣私溜回村的最大嫌疑。这关系到亚荣能否被追认为烈士的事。来人查问秋妹时，有板有眼，措词严厉；秋妹什么也没说，被问急了，就凄凄惶惶地哭……

其实，只有亚川知道，秋妹腹中的情种就是亚荣种的。

那是三个月前的一个镇墟日，亚川遇上拉练路过的亚荣。亚荣没有回村，却囑亚川让秋妹到镇上见面。亚川也一直爱着秋妹，打懂事起就倾心于她，怎奈一条不可抗拒的规矩，秋妹成了亚荣的定婚人，他就把秋妹当妹子待，可又总不能欺骗自己对她一往情深。秋妹在镇上会亚荣的那晚，亚川站在一个角落里，盯着他俩相会的客栈窗户的灯光一灭，泪水涌出了他的眼眶。

亚荣的噩讯传来，秋妹整天精神萎萎的，脸蛋瘦削，眼围黑上一圈，他看在眼，痛在心。部队来人的问话，亚川想得更多更远，他决计了，他要帮她，他径直去找秋妹：

“秋妹，你要有勇气……你不嫌弃，我们就苟合过。”

“可我不是从前的我了。”秋妹脸上苦苦的。

“我知道，什么都知道，我们都要对得住亚荣，我要证明他是清白的。”

“怎么说呀，你只要不说亚荣让你找我，就好。”

“不，我要说，你的身子，我有责任……”

“那会连累你的，你不要说，什么也不要说。”